



1

打工者的年味是从一张小小的车票开始。

离过年还有两个月时间，计划回家的人便在盘算着如何找到车票回家。坐火车，还是汽车，怎样才能找到回家的车票，成为车间工友们最热闹的话题。10年前，我在车间，那时手机还不能上网，只能拨打电话订票，电话一次又一次拨通，显示总是无票。后来可以网上订票，再后来手机网上抢票，订票越来越方便与简单，春运的票总归紧张，特别是从广东东北上的车票，更是一票难求。票虽难买，家总得回，何况回家计划早就安排好。除传统的回家相聚，年轻人有更多理由得回家。超过年长假，有人回老家把结婚喜酒办了，假期长，不用请太多假，且亲朋好友都在，人多热闹；打算带在外面谈的对象回家，给父母亲戚过眼；另外，回家相亲和也很重要。

腊月二十五，我从广州坐火车，跟一朋友去湖南。她25岁，家里催她过年回去相亲。临时用抢票软件抢票，未抢到朋友所在城市的车票。朋友家离长沙数百公里，在长沙下车，转乘汽车。下午4点出发，半夜抵达。

朋友18岁外出，7年间，先后在深圳、东莞、广州四家工厂做事。谈过一次恋爱，男生去了长三角打工，终没结果。她一直单着，这个年龄，在老家，女孩们已结婚生子。她不想回家，每回过年，在相亲中虚耗，她无法接受相亲结婚生子到终身的现实。相亲，她排斥，又无奈，但不得不遵从，父母的唠叨，难逃。QQ签名：“择一城终老，遇一人白首”。她盼望一份爱情，却内向，老实，一次无终，再待新情感，极为戒备，不敢向前进一步。她属那种好管理的员工，做事麻利，少与工友交流。我们认识数年，每次她跟我说起各种想法，很快又否定，害怕失败，害怕受伤，对爱情充满憧憬。她说起上次过年回家相亲的经过，她告诉我，每逢过年，村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会返村，一些没有对象的会去相亲，多少有成功的，马上她又细数着外出打工嫁到外乡的女孩，或者娶了外乡姑娘的男孩。村里需要媒人介绍的不多，选择的机会少，她有些失落。瘦弱的身躯饱含乡村的羞涩与忧伤，出来7年，她小心得像只蜗牛，从阴凉的工厂探出柔软而湿漉的触角感受着外面世界，稍遇小小不顺，触角倏突缩了回去，躲进蜗牛般狭小的壳中。在粗糙的工厂世界，她还有小小的无所适

2

从，她慌乱、紧张，想眺望壳外世界。我理解她，看到十多年前的自己。广州火车站，我们碰头，去湖南，她拖着沉重行李，装满各种年货，整整两大行李箱。上了火车，她呆在座位上，默不做声。

过年回家的火车，车厢的气氛充满“年”味的兴奋。平日的火车上，彼此间少有交流，过年的车厢里，年味的喜悦冲淡了往日的戒备，过年成为了共同话题。它是中国人心灵深处最柔软的记忆，北方人回忆着童年的饺子、大雪、炮仗，南方人回忆着各种手工糍粑、年糕。没多久，车厢便熟络起来了。坐我们对面的中年人，在株洲下车。他1988年到广州，现已安家那里，他一人回株洲探望八旬老父，老父亲和兄弟一起生活，父亲生病了，他请假回来陪伴父亲。他说，不知还能陪父亲过几次年。他说起童年往事，过年时节大雪纷纷，如今各在一方的伙伴、同学。人到中年，忆起往事，不免伤感，但他正值人生最盛时，总会有骄傲之事，冲淡了些许中年的伤感。他的言论中没有暮年的沧桑，还有一颗中年的壮心。在车上，他谈得最多的是车票与几十年火车的变化。20多年前南下广东的火车，车速慢，老式车窗，漏风，风直往车窗钻，冷，车內人多。车窗可推开，他第一次上火车，先把行李从车窗塞进去，人再随行李从车窗扒入。车少人多，座位票难买，他买的站票。车厢的过道都挤不下人了，他只好把纸铺在座位底下，再躺进去，蜷缩在下面，气味难闻，脚臭、汗臭等异味交杂混合，又有人呕吐了，他说到现在，多了一些感慨。

中年人的经历让我颇感兴趣，便与他交流起来。他说以前的火车一路晚点，又慢，那次他从株洲到广州花了30多个小时。他本打算从广州坐车去深圳，当晚没有坐上深圳的车，流浪在陌生的广州街头，他举目无亲，钱不多，又不敢投宿小旅馆，在公园露宿了一晚。在公园里，他遇到几个与他命运相同的人，从他们口中得知去深圳需要办理边防证等。当年的他，不知道边防证是什么。公园同伴说，没有边防证，被抓住，会送收容所，运气好会送回老家。他不想回老家，便留在了广州了。20多年了，在这里安家了。

他谈论他的同学，说起父亲的病，也讲了女儿与妻子及这些年的经历，广州与株洲的房价。他对高房价不满，对社会现实不平，感伤却不迷茫。他

在车上

□郑小琼

是坚定要回株洲过年的，离除夕还有一周，他的妻子与小孩除夕那天从广州赶到株洲团聚。他担忧起重病的父亲，叹了口气，“可能是最后一次陪老父亲过年了。”年味对他有另外一种含义，他想多尽人子之责，跟老父亲一起过人生不多的传统节日。过年，在老人心中是一种重要仪式。在老家，三十晚上一家人团聚守岁吃团圆饭，正月初一拜祭祖先，敬天地阎王，谢灶神司命……他的老父亲极为重视这些仪式。年近半百的他，对传统的仪式不如老父亲那般虔诚。说话间，我强烈地感受到老父亲带给他的影响，一点点不断地浸濡着他的内心，一代影响着一代，延续着中国的传统。

3

斜对面是一对年轻恋人，他们从东莞坐火车到广州东站，换地铁到广州站，在广州站上车去湖北，小伙子湖北人，女孩贵州人。奔波的疲惫掩饰不住他们的年轻与稚嫩，女孩十九，男孩二十一。她幸福地靠在他身上，男孩半握半握着女孩的手，女孩眼里溢满兴奋，男孩兴奋中余有隐忧。在东莞一家工厂，他们相恋，在流水线上他们装配电子元件。我在工厂多年，熟悉流水线生活。断续的交流，他们小心翼翼，不愿与陌生人说话，漫长的夜行火车，常常忍不住接嘴。男孩17岁到东莞，在厚街、虎门、东坑、桥头的工厂打过工，进过皮具厂、电子厂、五金厂、玩具厂，女孩一直待在东坑的电子厂。在东坑的电子厂，他们相遇相爱。女孩已怀孕三个月，他们商量后决定，先去男孩家里，见见其家人。年后，再坐火车回贵州见女孩家长。他们原本想早点回家，交了辞工书，拉线上的组长一直拖，腊月二十三才离厂。先没订到火车票，计划坐汽车回湖北，女孩晕车，又怀孕了，反应大，他们又等了一天，早上用手机软件抢到这趟车的车票，他们觉得好幸运。在车上，大多时，他们沉默不搭话。两人共用一部手机听歌，我问他们听什么歌，他说了声“为爱走天涯”，腼腆地笑了笑。窗外是寂静的黑夜，迷蒙的冷的旷野，车厢里，一对私订终身的恋人，女孩紧紧依偎着男孩，听那首“天已黑，夜很冷/孤单的我勇敢前行/似乎你就在我身边/给我你温柔的热情”。看着他们，我想起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人挣脱旧藩篱的情形，恍然想起电影中的一些情节，为了爱情，为了梦想，走天涯。

火车穿越一个又一个喧嚣都市，进入一座又一座幽暗隧道和深不可测的夜幕，一座座城市在夜幕中跳跃，如同闪烁的街灯，转眼消失不见，不留一点记忆。小恋人没有一点睡意，女孩盯着窗外，单纯的眼神有茫然，也有坚定，不知她在想什么。也许，她的身体有一辆爱情火车，湖北襄阳谷城也许是终点站。她选择去这个陌生地方。也许她曾听他说过很多这个地方的故事，因为爱，她有勇气跟随他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她有过挣扎，还是决定跟他一起前行。我想起诗人曾卓的诗句“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/也不管它往哪儿开”，惟一给她勇气的是那个与她同样怀着爱情的他，她握住他的手，紧紧地。

我见过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，十几

岁离开家乡，到陌生城市打工。在单调的流水线上，像一只只无脚鸟辗转在一个个工业区的工厂，不停漂泊、迁徙，不知明天将在哪个工厂哪个工位。他们对未来有自己的梦，想过更美好的生活，现实往往不遂人意。如同对面的男孩，一年或半年换一家工厂，换一个行业，换一种工位，不知自己要什么，也不知自己能做什么，只能在工业区的工厂转来转去，漂泊，直至老去。只有爱情，让他们偶然在某个工厂待得更久，有了相爱的人，他们似乎找到留在某个工厂不再漂泊的理由。我看了看身边的工友，两年前，她也有一份这样的感情，也如同对面的女孩去过一趟广西，终究没有勇气跟暗恋人到广西大山生活，她放弃了那份爱情，后来广西男孩去了苏州。我不知贵州女孩去了襄阳谷城后，会不会坚持这份爱情。他们听着音乐，一边低声唱，“一个人，一盏灯/香烟燃尽夜色渐浓/眼前闪现你的倩影/想你心情无法形容。”唱累了，他们停下来，在计划哪天从谷城去贵州，商量着火车的线路、车票。

4

车窗外，夜色中的湘南，将近岁末，天黑夜冷。坐在隔壁的河南夫妻紧紧盯着行李，他们在驻马店下车，是驻马店确山人，这对“70后”夫妻一直在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，丈夫是拉模工，纯粹体力活。数年前，我在鞋厂做过短暂的流水线工人，拉模工属塑胶成型车间，车间弥漫着塑胶味，闷热，夏天的车间气温高过50℃，拉模工不停地重复地拉动几十公斤重的模板。长年从事高强度重体力劳动，男人身体健壮。女人是鞋厂品检，鞋厂白夜班交替，长期昼夜混乱，如同所有流水线工人的脸一样，疲倦，暗黄，抽去了同龄人的活力。我熟悉这样的脸孔，能一下子分辨出哪张是长白班工人的脸，哪张是昼夜颠倒的工人的脸，哪些是工厂非流水线工人的脸。他们90年代出来打工，先在深圳，后来到东莞，在东莞换了数个工厂后，进了现在这家鞋厂，在这家鞋厂工作了15年。这家鞋厂先在东莞大朗，后又搬到番禺，现搬到了白云区，他们跟随这个工厂搬来搬去，一直没有离开这家工厂。他们两个小孩，大的17岁，小的8岁，在确山老家，跟爷爷奶奶生活，他们只有过年才能与小孩相聚。他们行李多，给父母的，给小孩的，往年都是坐汽车回家，长途汽车超过年回家人多，票价比平常贵一倍多。没有办法，得咬牙，买票，回家，今年他们预订到了火车票。我想与他们多交流几句，他们像所有出来很久的工人一样，过度的老江湖对我的问题有些戒备，男人有时想多说几句，女人偷偷地用胳膊碰了碰男人，男人便止住了。他们不愿过多谈论工厂，只是抱怨火车票难买，今年买到票是运气好，我听着，不再做声，但愿买到火车票会为他们今年最美好的回忆。

这些年，很多身在异乡的人，“年”的味道不再是年夜饭、年货、饺子、蒸馍……而是一张小小的车票，如同家里的长辈们一进入腊月便准备年货，在异乡的人还没有到腊月，便计划着回家的车票。一张张小小的车票，有一个在车轮上奔跑的中国。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此时的神州大地上随处可见一个大字——“福”。看看我们每家的门户，不论是单扇的还是对开的，斗大的福字十分显眼。再看那门楣上的横批：迎春接福，平安吉福，齐天洪福……

这福字，总会让我想起童年时的一张年画。一个福字铺满面，福字上爬满了九个白白胖胖的娃娃，男娃娃憨态可掬，女娃娃活泼可爱，非常招人喜欢。年画名曰：“多子多福”。这是父亲的一个同学从城里送来的。它给我们家带来了少有的喜气。特别是我的祖父，更是爱不释手，贴在我家已经有些发黑的墙上，一贴就贴了好几年……

上小学后我才知道，祖父喜欢这幅年画，和他的名字有关，他的小名叫福来——这名字听来很“土”，但在我们冀中大平原上，不少人的名字都带一个“福”字——福顺、福聚、福友、福增；得福、守福、全福、嘉福……淳朴的人们也许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生活的希冀和梦想。

祖父对福字情有独钟。他信佛吃斋，却从不说是修行，而是说“修福”。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家有什么喜事儿，他到人家不说贺喜，而是文绉绉地拱手“祝福”。年三十的晚上，他给祖宗牌位上香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祈祷的是：保佑子孙平安，平安是福……他给我们小孩子说古，也爱说一句话：“霸王虽有千钧力，赶不上刘邦四两福”。他不认为刘邦是顺应历史潮流，得天时地利人和，才打败西楚霸王的。而是认为刘邦的福气起了决定作用……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他常说的四个字是“吃亏是福”。在农村居家过日子，时常发生些“吃亏占便宜”的鸡毛蒜皮。村里的许多吵吵闹闹，多是因为有人“吃亏”有人“占便宜”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所谓3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村里分了“自留地”，我家地邻就是那种爱“侵地边儿、占地头儿”的人。地种着种着，就斜到我家这边来了。人们说，没他家那样的，再过几年就斜到你家的地中间去了。祖母说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得找他们理论理论。祖父拦着不让去，说占点小便宜发不了家，不要和他们计较，吃亏是福。

对他这种忍让，这种与世无争、应该争的也不争，我有些想不通，忍不住问，爷爷，吃亏就是吃亏嘛，你怎么老说吃亏是福呢！他摸摸我的头说，你还小，还不懂这个道理。晚上，我又问祖母这是为什么？祖母关上屋门，拨亮油灯，讲出了一个很遥远，让我听来很是离奇的故事，还嘱咐我，千万不要对别人说，这是咱家的一个秘密——

祖父兄弟三个，他排行老三，所以孩子们叫他“三爷爷”。祖母嫁过来后不久，曾祖父说，你们兄弟仨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，到了要分家的时候了。那还是民国九年，农村人分家，是件天大的事，既要分房子又要分土地，于是请来了村里的长老和村公所的人，把家产做了肥瘦搭配，三家各一份。让这三兄弟挑选。分家的场合很严肃，请来的公证人问，你们说这三份家产的搭配公平不公平？

兄弟三个都不说话，曾祖父沉默了一阵子，说，你们那点儿小九九，我都看得清楚，那几亩薄地，分得比较公平，关键是房子，最南头的那一处差一些，算你爹没有本事，不能再为你们置办一套新房……

曾祖父说的那套房子，就是我出生的“故居”，早年间那是我们村里惟——家富农的房子，土改的时候分给了一个类似电影《暴风骤雨》中的“赵光腚”的角色，他胡乱折腾，后来把这个房子变卖给另一户人家。这家人闯关东离家时，曾祖父花了7块大洋，把房子买了下来，由于年久失修，这处房子已经是墙破屋漏了。

公证人说，任何搭配都不会绝对公平，实在不行就抓阄吧，抓到哪一份就算哪一份。谁也没有什么话说，兄弟们也不会伤了和气，这也是通行的办法。曾祖父却不干，说不能让乡亲们笑话，分这么个穷家，还要闹到抓阄的地步。

于是老大说，我们家是大的让小的，老三，老二，你们先挑，挑剩下是我的。老二也说，如果要挑，老三先挑。我再挑。别看那么平平常常一句话，其实这里头暗藏着玄机，也是对我祖父的一次考验。

祖父当时做了怎样的思想斗争，他从来没有说过，但人们知道的，就是他义无反顾地选中了最差的一份。公证人写好了房契，请他们签字画押，分家的事情就算定了。曾祖父对我祖母说，老三，当爹的对不起你们，你们吃亏了。祖父说，吃亏是福嘛！我还年轻，有的是力气，两三年之后就能把房子翻盖起来。

经过三年的省吃俭用，他们终于有能力把房子翻盖一次。拆除旧房时，奇迹发生了：在两根房梁中间，有一个暗阁，阁里有个小坛子，祖父把坛子打开，顿时惊呆了，坛子里装的是30块叮当响的“袁大头”。在当时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那个时候，一块大洋可以买一头牛啊！祖父坐在那个坛子跟前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祖父对祖母说，这房屋原来的主人，也就是小坛子的主人，应该是那位富农。而那个富农，早已不在人世，那位“赵光腚”，也已撒手人寰……我跟你早就说过，吃亏是福，这就叫吃亏是福哇。

这笔意外之财，让祖父的日子渐有起色。还用这个钱供我的父亲到省城念了高中。当我的父亲考上了北京的外贸大学以后，乡亲们也说这是三爷爷修下的福分。可以说，这件事对祖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，“吃亏是福”这四个字成为了他的生存理念和处世之道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有人对“吃亏是福”这四个字有了许多负面的解读。有的说这是中国农耕文化中的一种消极的态度，缺少现代人的进取精神；还有的说这中间充满宿命感甚至是中国农民逆来顺受的自我解脱……我依然固执地认为，真理往往是朴素的。祖父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他对“吃亏是福”的理解，却是充满了哲理的。可以上升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度来认识。如果在生活中总是惟我独大，事事计较，天天较真，那我们生活其中的将是一个无福的世界。

祖父之福

□董保存